

YAO QIAN

## 张爱玲与我



姚 谦

音乐制作人

Music Producer

游走于两岸音乐界

说起张爱玲与我应该是一个很久远的故事，当然我和大部分的张粉一样，神往已久却不认识她本人。我在中学因阅读《皇冠》杂志缘故就开始接触了她的作品，记得当时年轻男生读张爱玲，还是会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的，因为文中内容大多还粗浅的划分在言情类；幸好我周围同学喜欢文学的不多，他们也对我的阅读不感兴趣；因此，在我开始阅读张爱玲的时代里，绝大部分都是无人对照与讨论的孤独。直到后来发现在报纸副刊上偶尔有人评论张爱玲作品，才开了一扇窗般，知道了更多文本中，于上个世代那显性与隐性的对照，并且也都成为我继续阅读张爱玲作品的动力与乐趣。成年之后进入了唱片公司工作，因为迁居台北，有了更多机会与一些文艺圈的人来往，曾经的孤独感渐渐消失，以至于对于她书中湿冷的上海，有了隔绝于现实之外孤傲仙境般的另一世界的印象，也把当时香港电视剧中所表演的民初大上海，狠狠地甩出几条街外。上海应该是张爱玲的样子。

所有阅读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自我进行、带点私密感的行为，这点在音乐、美术上都是一样。因此也很少跟人提起张爱玲的阅读，只有在中年后，许多人对我的歌词提出一些创作上的好奇时，我偶尔会提到她。在我有些歌词的创作上，我是向张爱玲学习的，透过长年阅读得来的心得，特别是“以景抒情”手法。张爱玲这样的书写法，在我阅读过的文学作品中她绝对是顶尖高手，这也影响了我在歌词的创作，也帮助我在歌词创作上找到些不一样的方式。

不过真有人把我与张爱玲连结，可能是借由我所收藏的一幅刘野先生所创作的年轻时的张爱玲肖像。这个画作很早曾被国外酒商印为标签与海报，因此已经被人关注过，经过了数次借展后，

连我也没料到，一度网络上还热烈讨论到这张画作的去向。直到一次媒体采访我的收藏时，在我书房拍了照曝光，我只好光荣地默认了。

说起这张画的收藏经历也是有故事的，2000年认识刘野时，他还在进行蒙德里安与结构、色彩对证的系列创作，同时也开始进行民初老照片启发的新选题，二十世纪悲剧女性的描写是当时的想法。阮玲玉的照片与数据较多，所以发展出几张非常精彩的创作，第二人选是张爱玲与周璇。正逢百代唱片刚刚在印度挖掘出周璇的老母带，与刘野相识有了共同话题。这三位名女人有着不

同的人生故事，于是他以自己的绘画风格，以当代的角度来重新描述这三位大家认识的悲剧性女性。只有张爱玲迟迟无法动笔，他担心对张爱玲的作品还不够完全熟悉。于是我在聊天之余，说着我对张爱玲作品的阅读想法时，也一口答应，下一趟回北京就带上全套张爱玲作品；唯一条件就是完成的第

一张张爱玲，必须让我收藏。刘野欣然同意。

几乎过了半年他就告诉我画完了，但是他想放在身边多观察确认，我也不催促他，其间当有邀请作品的展出时，刘先生都选了此作品参展，因此我可以感受到当时他是如何珍爱它。也因为展览邀约，以致延到一年后才依依不舍给我。还记得他告诉我可以来拿作品时，我清晰地通过电话另一头感受到一个创作者割舍的离情。直到我飞到北京第一次见到原作，即毫不犹豫地认出，那是我少年时读着张爱玲文字时脑中会浮现出的人物模样。我非常认真地告诉刘先生，日后他有权随时答应，任何他认可的美术馆提出展出这件作品的要求，只要我们还在这世界上。从此这张作品与常玉的作品，除非参展外，几乎都不会离开我的书房，抬头可见的范围，十几年。[4]

许多人对我的歌词提出一些创作上的好奇时，我偶尔会提到她。